

苏
童
著

城

北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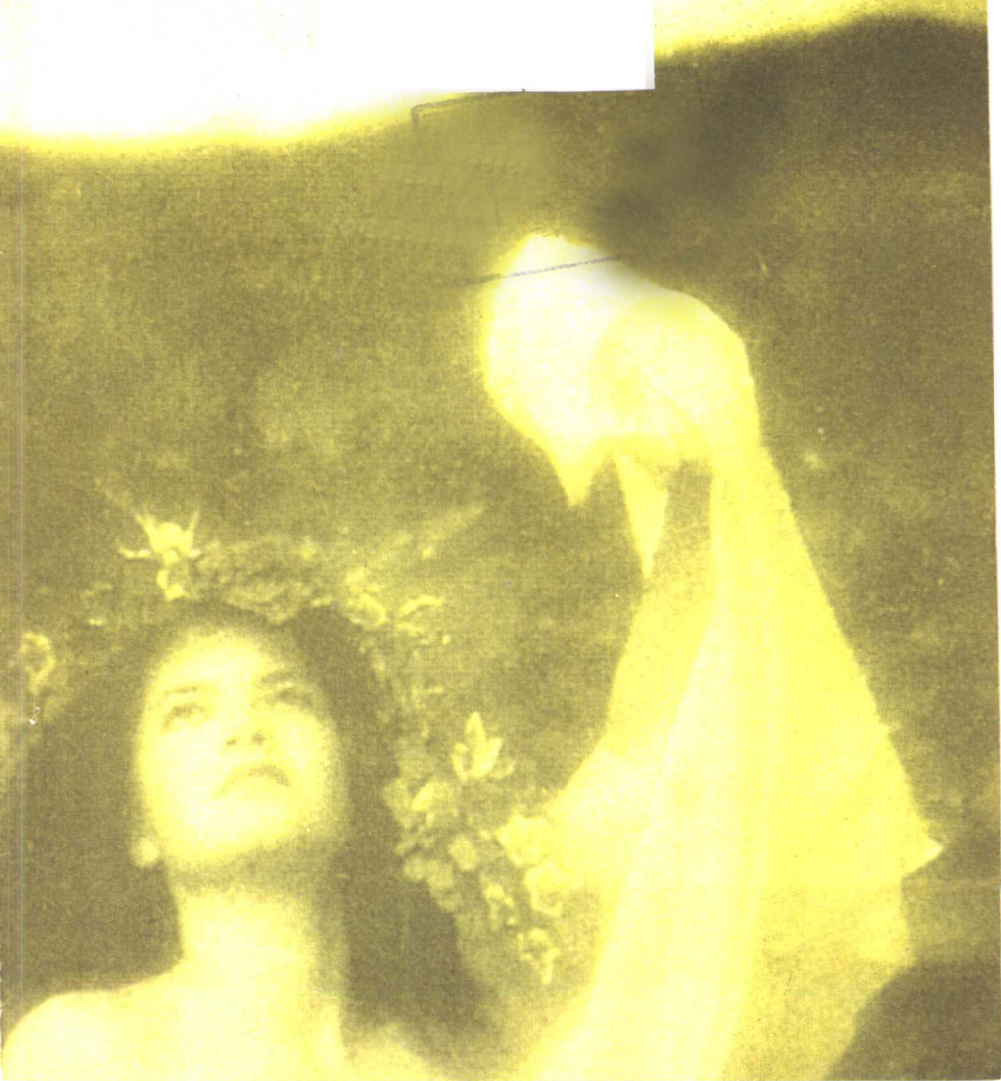
带

猫头鹰丛书

今日中国出版社

苏童著

城北地带



(京)新登字 132 号

责任编辑:黄隽青

装帧设计:文 等

中国当代名家文库

城北地带

苏童 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100037)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9.5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2-0754-4/I·87

定价:8.80 元

内容简介

《城北地带》是苏童继《米》、《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长篇小说之后，隆重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力作。苏童用他的生花妙笔又一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香椿树街市井风情人图。香椿树街这个地方在苏童从前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出现过。它是那样平凡，又是那样奇诡，它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曲调翻新。

当本故事拉开序幕的时候，您不妨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香椿树街当做是七十年代某个江南小城的一隅。作者将它称为“城北地带”，“城东蛮，城西恶，城南杀人又放火，城北是个烂屎坑”。在这个烂屎坑里，老一辈人的恩恩怨怨还在演绎，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已经在浮躁不安地证明着自己的社会存在。贫困、寒酸、愚昧、暴力和淫乱的气息仿佛凝固在香椿树街充满化学烟尘污染的空气中。

在《城北地带》中以死做为结局的人物实在太多了！死本来是人生矛盾最后和最彻底的解决，可是在这里，死

者却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无法解脱的人生矛盾遗赠给还活着的人们——那些他们所爱或所恨的人。使人痛感人生的悲哀。

苏童擅于描摹也喜爱描摹人性的恶，他笔下的人性恶总是带上了某种凄艳美丽的光晕，很有几分象波尔莱特笔下的“恶之花”。在《城北地带》中，苏童刻意描写了一群“坏小子”——一群被学校开除了的“顽劣青少年”：有因强暴邻居家幼女而被判刑九年的红旗，有与骚货金兰双双私奔的叙德，有小偷小摸成性却成为先进个人的小拐，有想成为城北第一好汉而横尸煤场的达生。这一群处于青春期性困惑中的少男们，也许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找到他们诸种劣行的某些诠释。

对于女性，苏童似乎有种潜意识的偏爱，他笔下的青春少女总如江南山水一样眉眼盈盈的动人。无论是被人强暴、后来又投河自尽的美琪，还是因谈恋爱被父亲关在门外而惨遭三个小流氓杀害的锦红，甚至是与沈家父子都有私情的风骚女子金兰，都写得那样可爱而可怜。

苏童是一位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作家，他的作品从不轻易出手，出手便要给人一个惊奇、一种震动。读他的作品，确实可以读得慢一点的。您不妨捧着这本《城北地带》慢慢品味，让人生的韵味在您的心湖深处久久地激起一阵阵淡淡的忧伤，淡淡的悲哀、淡淡的酸楚。

1

三只大烟囱是城北的象征。

城北的天空聚合了所有的工业油烟，炭黑和水泥的微粒在七月的热风里点点滴滴地坠落，香椿树街人家的窗台便蒙上黑白相杂的粉尘，如果疏于清扫，粉尘在几天内可以积存半寸之厚，孩子们往往误以为是一层面粉。而化工厂烟囱是一种美丽的桔红色，苯酐的刺鼻的气味环绕着烟囱的圆柱袅袅扩散，从化工厂门口走过的人们偶尔会仰视化工厂的烟囱，即使他们了解苯酐、樟脑或洗衣粉的生产过程，有时也难免产生一种稚气的幻觉，他们认为那是一只奇异的芬芳刺鼻的烟囱，它配制了所有空气的成分。

雨季刚刚逝去，阳光穿透了稀薄的云层，烤热屋顶上的青瓦和一条又窄又长的碎石路面，洗铁匠家的两条黄狗已经聪颖地退踞门洞里侧，注视着路面上象水银般漂浮的灼热的白光。七月在南方已经是炎热的季节，白天骄阳曝晒下的街道往往行人寥寥，唯有白铁铺里发出令人烦躁的敲击铁皮的声音，而苍蝇在垃圾箱和厕所那里盘旋的噪音对午睡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微乎其微的催眠之

音了。

现在是午后一点半钟的时刻，李家的双猫牌闹钟准时闹了起来，李修业短暂的睡眠也就突然中断。他从床上跳起来匆匆地套上那条灰色维尼纶长裤，一只手习惯性地摸口袋里的自行车钥匙，没有摸到。可能忘了锁车了。李修业这样想着把饭盒装在包里，准备去门洞那里推自行车，但是自行车没有了。挂在车龙头上的草帽被谁摘下扔在地上，李修业就这样踩着他的草帽骂起来，我的自行车呢，×他娘的，谁把我的自行车偷走了？

达生不在家，他的一件白汗背心和一条蓝色田径裤浸泡在水盆里。李修业走到门外，朝街的两侧张望，没有儿子的人影，他又朝斜对面的沈家喊了几声，达生，达生。沈家好象没有人，达生好象不在沈家。李修业就又骂起来，×他娘的，揍不死的东西，他敢把我的自行车骑出去？

那天李修业是向街西的老年借的自行车，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破旧的车子，老年说，不知道你车技怎么样？这车子只有我会骑，没有刹把和铃铛，骑起来龙头要朝左面歪一点。李修业只是急着赶时间去城西的铸铁厂上班，朝左面歪，我记住了。他匆匆地跨上车朝后面挥挥手说，老年，明天上午到我家来下棋，杀你个屁滚尿流。

有人看见李修业那天满面怒容地骑车经过铁路桥，嘴里咕噜着好象在骂人，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是达生把父

亲的自行车偷偷骑走了，但是熟知李修业脾性的人对他的脏话和火气总是不以为怪。

从铁路桥到北门大桥大概有五百米远，这段距离李修业疾驶而过，他算了算赶路的时间，假如一直保持高速也许不至迟到，因此李修业的那辆破自行车几乎是疯狂地鸣叫着爬上了北门大桥的桥坡。李修业下坡的时候听见风灌满了他的耳朵，除此之外他也听见了那辆运载水泥的卡车按响了喇叭，他想抓刹车掣，但它象垂断的铁丝形同虚设，李修业觉得自己在一道白光中朝卡车奔驰而去，象火车或者飞鸟的俯冲，他最后看见的是儿子达生嘻笑的鬼脸，看见儿子的屁股在自行车的横杠上左右扭动，他似乎看见儿子正费劲而快乐地骑着他急需的自行车。

揍不死的东西。

卡车司机后来回忆起人车相撞的瞬间，那个不幸的男人的咒骂语义不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父亲死于北门大桥那年达生十三岁，达生记得出事的那天他和叙德在护城河边的煤渣道上练习双手撒把的车技，附近是一个被装卸工遗弃的驳岸码头，从码头上抬头西望可以看见河上的北门大桥。他记得那天听见桥那边传来过一阵嘈杂之声，但是他和叙德都没在意，他们以为又是卖西瓜和卖菜的摊贩在为摊位而争执不休。

轮到叙德练习的时候，达生突然想起时间的问题，他

让叙德看看他的手表，叙德头也不回地说，一点钟。达生说，怎么老是一点钟？他走过去拉住叙德的手，猛然发现叙德的手表已经停摆了。什么撒尿破手表？达生一气之下就把叙德从车上拉了下来，推着车了猛跑了几步，他说，你把我坑苦了，今天回去肯定是一顿皮带和鞋底加肉馒头，要撑死我啦。

达生后来看见父亲的破草帽丢在北门大桥的桥坡上，他看见水泥地上的一滩血污，七月午后的阳光迅速地炙烤着血污，远远望去它更象被人无意打翻的红色油漆。

从少年时代开始，达生从母亲滕凤那里得到过无数次的提醒，是你害死了你父亲，是你把这个家的家景弄到了现在这步田地，滕凤以前温软懦弱的性格在丧夫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在一些阴郁的令人伤情的天气里，滕凤用扫帚柄追打着儿子，嘴里哭诉着她的悲苦，眼里淌着滂沱热泪，达生一般来说只是用双手护住他的脑袋，他逃到街上就确保没事了，有时候他也用一种鄙夷的口气回敬倚门而泣的母亲，你这个神经病。你是个疯子。

达生觉得母亲的逻辑是荒谬的，父亲受害于那辆装载水泥的卡车，她应该去找那辆卡车算帐。拉不出屎怪茅坑，他有时候想到这句粗俗的民谚，一个人就捂着嘴嗤笑一声。他知道自己对父亲之死无动于衷的态度也使母亲悲愤不已，但达生的想法就是如此客观而简洁的，人都化

为一堆骨灰了，为什么还在喋喋不休地引证父亲免于—死的假设？假设达生不偷骑那辆自行车，假设老年的那辆自行车刹车不坏，假设叙德的手表没有停摆，达生在一点半以前从护城河边赶回家？假设毕竟只是假设，假设有什么屁用？达生常常无情地打断母亲和邻居女人们的那种冗长凄然的话题，他心里的另一半想法是秘而不宣的，父亲一去，再也没有人来以拳头或者工具教训他了。

散植于城北民居墙下或天井的那种植物被称作夜繁花，粉红色或鹅黄的铃状小花，深绿的纤巧的叶片，夜繁花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的一开一合恰恰与主人的生活习性背道而驰，黄昏太阳落山以后那些红花黄花一齐绽放，到了次日早晨阳光初现，夜繁花就匆匆收拢，就象伞一样等待着再次开放。

香椿树街上其实没有一棵香椿树，这条诗意匮乏的城北小街唯一盛产的花卉就是夜繁花，而人们通常把这种花的花名理解成夜饭花，夜饭花的名字或许更贴近香椿树街嘈杂庸碌的现实。

那么就叫它夜饭花吧，问题是夜饭花也只在夏季生长，只在夏季的黄昏开放，就象香椿树街的孩子，他们只在吃饭的时间坐在桌前狼吞虎咽，大多数时间母亲是找不到她的孩子的。

东风中学位于北化工厂的东邻，有三座砖木结构的

二层小楼，还有一个长满车前草和枸杞藤的操场，早晨高音喇叭的早操乐曲和零乱的朗读诗词的声音代表着城北地区的书香之气。香椿树街的适龄少男少女都是这所学校的在册学生，东风中学的少年在城市别的区域遇到挑衅者，习惯于先自报家门，因为学校的名字有时会给对方一份威慑。几年来东风中学一直是杀人放火无所畏惧的象征。

勒令某人退学或开除某人学籍的白色海报张贴在学校大门的侧墙上，海报上的名字总是在吐故纳新，象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这种调侃是那些稍通文墨的具有幽默感的家长的感叹，他们对学校往往怀有深刻的怨言和不满。而学校教师们对城北地带先天不足的环境的针砭恰恰与家长们的针锋相对，姓齐的历史教师有一天发现本地史志对香椿树街有过令人震惊的记载，史志称此处为北大狱，是明清两朝关押囚犯的地方，历史教师向他的同事宣布了他的发现，教师们在惊愕之余居然都有恍然大悟的会意一笑，都说，怪不得，原来是有历史有传统的。

等到学校围墙下的向日葵籽实初成，等到松软潮湿的嫩葵籽被一些男孩挖空，随意抛洒在教室走廊上，七月流火已经燃去一半，学校也快要放假了。

等到学校快要放假了，达生突然想起他已经旷课了一个多月，他的课本早就不知去处，但有半包金鹿牌香烟

好象忘在课桌洞里了。达生就从叙德那间闷热的小屋里跑出来了，那时达生正好在牌桌上输掉了八根香烟。

你到哪里去？叙德在后面拉他的短裤，输着想溜？

到学校去一趟，达生边走边说。

去学校上课？叙德尖声地笑起来，他对小拐和红旗他们说，听见没有？他说他要去学校上课。

狗×的才去学校上课，我去拿香烟。达生边走边说。

街上的碎石路面在烈日下蒸腾着一股热气。沿街人家屋檐把它切割成两种颜色，阳光直射的一半是灰色的，另一半是暗色的，达生就在街道暗的一侧走。一只手挖着耳孔，另一只手不耐烦地敲打着身旁的墙壁，这是达生最具特征的走路姿势。从来没有人怀疑他患有中耳炎或者耳垢过多，那只是一种姿势而已，就象几年前被枪决的曹明走路喜欢拍女孩屁股一样，也就象斧头帮的几个人总是高唱着样板戏招摇过街。

达生走到校门口就看见了那张白色海报，自己的名字被人写得龙飞凤舞地贴在墙上，使他觉得陌生而滑稽，他歪着头欣赏了一会儿，什么狗屁书法，不过是花架子，达生自言自语地批评了那个书写海报的人，然后他从地上捡起一截粉笔头，在自己的名字周围画了一些宣传画上常见的那种红色光芒。

达生经过传达室的时候发现窗后的老头狐疑地跟出

来，在后面观望着他，达生回过头对老头恶声恶气地说，看什么？派出所的小张，找你们校长谈谈。

本来是吓唬老头的一个玩笑，但达生自己无意提醒了自己，他想他为什么不再去吓唬一下那个白脸女校长呢？尽管他毫不在乎被开除的结果，但他对学校的这种侵犯多少有些愤怒。达生于是用力敲着教师办公楼的长长的墙壁走到尽头，径直闯进了校长办公室，使他吃惊的是白脸女校长的桌前坐着工宣队的老孙，老孙正在朝一块红横幅上贴字，达生看见红横幅从桌上拖到地上，地上的几个字分别是动、员、大、会。

大白脸呢？达生跳过地上的横幅，站到办公桌前说。

谁是大白脸？老孙目光凛凛地注视着达生，似乎竭力克制着怒火，他说，有什么事跟我说，陈老师调走了。

你做校长了？呃，你怎么做校长了？达生觉得老孙做校长很新鲜很有趣，就嘿嘿地笑起来，工宣队领导了学校为什么还要开除我？达生仍然嘻笑着诘问老孙，我家就是工人出身，工宣队为什么还要开除工人阶段的子女？

老孙很鄙夷地冷笑了一声，他拒绝回答达生的问题，只是伸出手来推着达生往门边走，你给我出去，无法无天了，竟然敢闹工宣队！老孙把达生推到门外，但达生侧过身子又溜进了办公室，达生的目光紧盯着桌子上的什么东西。

你还想干什么？老孙厉声喊道，旷课四十天，天天在外面赌博小偷小摸，不开除你开除谁？

不干什么，其实我不在乎开除，达生的手伸到桌上抓过老孙的那包飞马牌香烟，他抖了抖烟盒说，我跟你老孙还是好说话的，我不闹了，不过你要把这盒烟送给我，别小器了，哪天我送一盒牡丹牌的给你。

达生不等老孙作出反应就把烟盒放进了裤子口袋，他跑到走廊上听见老孙在办公室里高声说，无法无天了，这帮杂种真是无法无天了，达生回报以一声尖厉的唿哨，他突然想想此行的目的只达到一半，这样告别学校未免太脓包了。于是达生一边跑一边喊，孙麻子，你小心点，孙麻子，你给我小心点。

从前的寿康堂药铺的老板自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捡拾城北街道上的废纸，人们现在把他称为拾废纸的老康，拾废纸的老康有一天撕下了东风中学门口的白色海报，让老康惊喜的是撕下了一张，下面还有一张，层层叠叠的被开除的学生名单使老康小有收获。老康一边撕纸一边念着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李达生、沈叙德、张红旗，老康一边念着一边随手把它们扔进他的破筐里。

老康把东风中学门口的废纸卖到收购站去，得了八分钱，老康很高兴，他不知道被他出卖的那些少年的名字后来在城北地带犹如惊雷闪电令人炫目，成为城北的另

一种象征。

2

滕凤是一个耍蛇人的女儿。

滕凤十六岁那年跟着父亲从苏北的穷乡僻壤来到这个多水的城市卖艺谋生，扁担挑着两床棉被和装满毒蛇的竹篓，那段漂泊流离的时光现在想来已经恍若隔世，但滕凤仍然清晰地记得露宿异乡的那些夜晚，她和父亲睡在一起，和六条毒蛇睡在一起。她和父亲只是偶然地经过这条香椿树街，父亲发现了铁路桥的一个桥孔是天然的躲风避雨的好去处。比家里的茅房还顶事呢，父女俩几乎是狂喜地占据了桥孔。滕凤记得最初几夜她常常被头顶上夜行火车的汽笛声惊醒，父亲在黑暗中说，你要是害怕就钻过来挨着我睡。十六岁时的事情滕凤是不敢多想的，她只记得那些夜晚的恐怖和茫然，当铁路上复归寂然后竹篓里的蛇却醒来了，六条蛇绞扭着在狭小的空间里游动，滑腻的蛇皮摩擦的声音更加令人狂乱不安。

在香椿树街耍蛇卖艺，第一个看客好象就是李修业，李修业穿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叉着双腿站在父女俩面前，他不停地往嘴里塞着油条和烧饼，耍呀，耍起来呀，

李修业的鼓突的眼睛因为耍蛇人的来临而炯炯发亮，他低下头朝蛇篓里望望，用一种怀疑的语气问，真的是七步蛇？有眼镜蛇吗？不会是青蛇冒充的吧？滕凤的父亲就笑着说，你不相信，不相信就把手放进去试试。

李修业没有敢用手去试蛇毒，他后来非常大方地掏出一张贰元的纸币塞在滕凤的手里，滕凤的手被他顺势捏了一下。她注意到那个尖嘴猴腮的男人脖子上有一片黑红色的胎记，就象蛇血一样，而且他的工装裤的裤洞没有扣子，露出里面线裤肮脏的线头。滕凤捂着嘴噗哧一笑，脸就莫名地染上绯红色。滕凤绝然没想到那个丑陋的男人在一个月后成了她的丈夫。

追本溯源耍蛇的父亲是造成滕凤所有不幸的祸首，父亲把滕凤也当作他的一条蛇，耍过了就随手扔在这个陌生的街市上了，当李修业在他家腾出半间屋子给耍蛇人父女提供了栖身之处，香椿树街的左邻右舍对两个男人的交易已经有所察觉，十六岁的滕凤却懵懂不知。直到李修业那天清晨把她抱到里屋的床上，她下意识地 toward 父亲高声呼救，没有听到任何回应，耍蛇的父亲带着他的蛇篓和另一床棉被不告而别，他把滕凤丢给香椿树街的光棍汉李修业了。

他把你许配给我了。李修业象猛虎叼羊一样把滕凤叼到他粗短的双腿之间，他恶声恶气地警告滕凤，不准你

鬼喊鬼叫的，你爹收下了我的彩礼钱，二百块钱，我在厂里干了八年的血汗钱，你懂了吗？你从今往后就是我家里的女人了，天天要干这件事，鬼喊鬼叫的干什么？

滕凤后来失魂落魄地从李修业身下爬出来，走到父亲的床铺前，看见地上扔着两只穿烂的草鞋，空气中仍然残存了一丝清苦微腥的气味，那是蛇或者耍蛇的父亲身上特有的气味。滕凤抱着两只烂草鞋哭着，啜泣着，想想自己在父亲眼里还不如一条蛇，滕凤就突然打开门把两只烂草鞋掷到外面的香椿树街上。畜牲，滕凤对着草鞋的落点一声声骂着，畜牲，畜牲。

香椿树街上晨雾弥漫，提篮买菜的妇女们和密集的低矮的屋顶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卖豆浆的人敲着小铜铃从街东往街西而去，那是十三年前的晨雾和街景了，是耍蛇人的女儿滕凤对香椿树街生活最初的记忆。

十三年前的春天和深秋之际，香椿树街的新妇滕凤两次离家出逃，两次都以失败告终。人们看见李修业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石桥桥头，他手里拖拽着的不是重物，是新妇滕凤瘦小的挣扎着的身体。李修业就那样揪着滕凤的发辫把她拖下石桥，往家里匆匆走去，他的脸色铁青，眼睛里仇恨的光焰使围观者不寒而慄，逃，逃，再敢逃我挑断你的腿筋。李修业边走边重复着他的恐吓，杂货店的老板娘隔着柜台朝李修业拚命地摆手，打不得，修业你听我